

TNC 5422 / 2310

6

16302





龍門集卷十

四谷山人侯一摩

46402

書上

擬汲黯予淮南王安書

淮南王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欲叛逆未有因也會

雷被有御以擁闕奮擊匈奴事聞詔下公卿議安

格明詔請棄市又廢勿王上皆弗許請削五縣可

二縣其後安自傷行仁義見削地為反謀益甚時

汲黯列九卿切諫而拜武帝乃今予書責數之云



龍門集卷十

書上

擬汲黯予淮南王安書

淮南王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欲叛逆未有因也會  
雷被有卻以擁闕奮擊匈奴事聞詔下公卿議安  
格明詔請棄市及廢勿王上皆弗許請削五縣可  
二縣其後安自傷行仁義見削地爲反謀益甚時  
汲黯列九卿切諫而莊武帝乃令予書責數之云云

四谷山人侯一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皇帝躬履仁義奮揚威武明將奉詔討伐不庭戎  
狄來享牛馬被澤功德茂盛宇縣之中百執事黔  
首搏心揖志以順承聖意曷敢背戾干王章速斧  
鉞之誅哉大王屬爲諸父使守藩國未嘗暴露之  
勞坐收王侯之業所宜翼戴天子奉宗廟肅慎臣  
子職以昭皇帝之洪業休德屬者廼聞左右多江  
淮輕薄而感激大王以遷蜀之慘遂忘文皇帝愛  
痛之心大王亦過聽每每缺望是左右不忠於大  
王大王明之未至也竊聞大王好書鼓琴不喜弋

獵狗馬流名譽甚偉皇帝發兵遣將誅閩越大王  
上書陳王猷旨意甚偉皇帝好藝文以大王辨博  
善文辭每親賜報書常召才人視草尊大王甚厚  
大王入廟獻內篇諸頌皇帝宴見談說日迄昏晷  
罷愛大王甚厚大王宜夙興夜寐孳孳屢省若集  
木臨谷未知所終吾何行而可以篤高皇帝之烈  
蓋先厲王之愆報今陛下之德廼不務此爲墳墓  
之思是大王過計也且昔先王之入朝也謂上大  
兄同上駕失藩臣體未畢歡而殺辟陽侯迫切輦



轂專戮無忌上浸如此大王自分禮下公門式路  
馬春秋不得專討以二者律之其罪何如幸天子  
爲親故念王一體亦謂辟陽侯信天下賊以故隱  
痛弗治而傷先王之志也使無驕恣豈不終哉而  
先王返國顧益驕恣稱制傳警上擬天辟反謀事  
覺於是兩府千官盡治王諸不軌請論如法文皇  
帝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更議之如此者三矣不  
得已可蜀郡之請制又益以廩肉日計幾所令故  
美人才人從居若然者特欲苦其志使改過云爾

而有司宿衛不謹卒遇霧露不諱以聞文皇帝悲  
哭極哀斬諸縣不發封餽食者以謝先王禮葬襲  
封以告天下大王不思文皇帝至仁至公之心而  
動以嚴道叩郵爲怨且夫忘太上恩惠而輕肆忿  
怨不臣不求榦父之蠱國人皆將曰淮南王復墜  
成烈不子縱后荼子遷擅國權奪田宅妄致繫人  
不君畏太子妃內泄事詐令太子弗愛陽爲怒太  
子卒歸妃不父結賓客八公群居不義驕太子不  
省其兄家庭無禮喜武安侯霸上之語信妄妖諂



阿之諛治器械攻戰之具積金錢寶賂之財不可  
以言賢智黷竊以大王之過非細迺者雷被上書  
自明公卿奏廢格明詔論罪皇帝可二縣特赦而  
反以見削自傷非黷之所知也大王見高皇帝起  
微細五載而承帝祚遂肆然有鞭笞天下之志抗  
衡天子王柰何一不自念夫高皇帝寬仁神武三  
章除嬴秦之害縞素責義帝之處此聖人而興仁  
義之師將相三傑以下不可勝數然而親犯危難  
勤苦極矣暴秦強楚討之已畢覆露元元當是時

天與人歸猶且三讓然後卽皇帝位已卽位卽曰  
義帝無後此其征伐而有揖讓風而王孰與高皇  
帝賢以王之不明徒懷爭心藉生其時曾不得與  
蕭曹諸公並號安敢望高皇帝之清光乎近世諸  
國以逆亡者可以觀矣吳楚禽滅四國伏誅趙囚  
邯鄲齊王藥死身滅祀絕爲天下戮而王未之覩  
乎且夫吳有山東之府海陵之倉江淮之險不用  
鄒陽枚乘之諫故頭足異處於丹徒先王連山東  
之俠死士之衆不聽薄昭之書故弗能還其身之



西也由此言之天子貴富神明福祚決無妄據竊  
處之理而勇如羽布強如七國卒伏烹醢分裂之  
誅又况無強國勁兵之資而不鏡考於古監加意  
於忠言則無功速禍可勝道哉審如是淮瀕三析  
之地不堪全漢之兵王勿載計然此亦云勢而已  
矣未論骨肉之義大王親今皇帝骨肉粲而不殊  
柰何反疎骨肉而親異姓之客異姓之客務於從  
諛王所爲漬於大過也客以爲大順也沾於危亡  
客以爲安存也人謂有禍客以爲有福也曾有諷

諫寤王正言禍福納基絕胎者乎如是而不亡未  
之有也傳不云乎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元凱是也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四凶是也舜舉元凱去四凶  
有大功而爲天子皇帝其欲行舜之事舜殛鯀而  
興禹在大王從禹之績及今大王昭然遠寤淵然  
深思畏懼危亡之禍蕩滌邪僻之志重禁王后太  
子之謀明著二三執政欺罔之辜伏闕俟誅曰臣  
多不道萬死不足贖雖欲改過無由惟陛下死生  
之皇帝必寬赦大王而天命皇恩庶幾可復宗廟



社稷庶幾可保子子孫孫庶幾亡絕不然周公之  
誅管蔡天漢之禽吳楚死而後悔難矣哉安得書  
氣結流涕欲無反而左吳趙賢朱驕皆為有福多  
助之者伍被終亦畫計安反日憚黯曰好直諫守  
節死義至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爾

擬蘇武重報李陵書

天漢蘇武載拜言少卿足下曩者答報還贈不得  
竭指意以曉左右故來書生死辭絕僕讀之不知  
垂涕之交頤也異日者僕留匈奴明年而當少卿

敗降時僕方窮餓海上既聞茫然拊膺居久之則  
子顧我飲我幸教我我雖不受然子不以恨也無  
何僕賴聖明成議得還而少卿卽又飲我賀我悲  
歌有激楚之音賦詩有悽愴之情索語我以相沃  
泣下霑衿嗟乎少卿悵悵不忘乎余心今少卿辟  
居寒露之野雍隔沙幕之鄉殊章服異習俗言語  
肉食無與中國同此天所以絕夷也顧少卿身罹  
之嗟乎嗟乎其良苦哉僕每思之輒為傷懷迺今  
則欲畢誠懇懇不已者豈誠迂濶不念少卿哉顧



明又義存乎責善春秋之文嚴而旨至隱不可不  
察何也衆言折中聖載籍考信於經春秋者聖人  
之心六經宗也孔子書君臣之間華夷之交昭若  
日月经曰晉趙盾弑其君而吾友仲舒論之云其  
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  
此何異少卿言立節以報德姑且屈而求伸言固  
有近善僕恐其行日背馳乎禮義亦將至予之大  
過而無所辭故曰春秋之義不可不知也且事終  
始未易卒也僕又恐少卿不察先帝所以望子之

心與執政之所以成子之過故願竭終始幸子加  
意念於僕正言夫先帝知子有先將軍之風故拜  
子以都尉之任擅子以屯將之權通侯大邑固有  
期於子矣子又自多竒材劍客願以少擊衆提五  
千徒步之士入絕域不測之地以空拳垂盡之兵  
摧戰益張之虜非烈丈夫孰能如是然所以卒難  
踐言者爲大爾當浚稽還報時先帝不任大悅公  
卿人人奉觴上壽旣而邊塞書聞則先帝不任大  
怒文吏盈朝隨而媒孽子之罪獨一馬遷推言子



功身且下獄欲以廻大上排群臣抑亦難矣其後先帝幸悔少卿無救而恨老將生姦迺勞餘軍得脫者四百人歲餘先帝又詔公孫敖將兵深入迎少卿敖軍無功還顧聞天子曰捕得生口言少卿教胡備漢反飾辭增積以益震先帝之怒子家母弟妻子坐此不免爾始子敗時先帝固望子死戰召相子母婦死喪色及聞降故無意坐之日夜冀少卿來歸拳拳屬意先帝恩惠至厚少卿不亦負朝廷哉假令少卿之士受少卿之令戰敗不死而

又降之招之不來反教敵人爲備少卿以軍法治之云何推此心以度朝廷可知已子雖曰教胡備者迺李緒非我也卽其時敖言不實先帝固亡繇分明之漢徒觀少卿行事如此誰復亮其心哉且少卿欲庶幾曹柯之盟迺不亟反一歲之中而故嘆恨於怨成之後則無乃與人心刺謬乎僕之奉使單于守節困辱子所明也自念臣爲君死職爾顧何敢望焉今幸詔謁先帝園廟寵異之又不自意萬一有當聖心者以僕練習邊事使典屬國尋



進僕關內之封重僕祭酒之號僕方恐懼不足對  
揚天子之光少卿爲未厚耶自古慕名之士何處  
而不勉人臣盡節迺視賞罰以厚薄其情曷足貴  
乎且漢之錄功亦不細矣班爵裂土剖符作誓金  
石藏於宗廟書券流於苗裔蓋蕭曹起刀筆吏依  
光日月留侯下邳亡匿身爲帝師陳丞相孺子也  
以榮名終絳侯椎楬人也而柄太尉樊噲鼓刀屠  
狗附驥之尾此人皆身位將相勲垂後世烏得爲  
不厚矣魏其相翼禍亂故棄市亞夫守節不遜以

困窮賈誼自傷泣而死黷錯以變更亡軀豈獨朝  
廷之故哉若韓彭諸將故皆匹夫爾遭遇王會南  
面稱孤如臣道罔缺長存梁楚之都柰何天下已  
集而變告謀逆爲人臣子當如是耶惡在其爲人  
子之薄也先將軍功畧於天下無兩雖遭挫貴臣  
而見誠士大夫之心至於子之身孝親下士甚得  
譽名卒廼墮聲亡宗爲天下笑吾以爲先將軍雖  
不得意乎未如少卿自戮之甚也憶少卿嘗謂僕  
蘇子終不得歸漢人生朝露信義奚爲固知子鬱



愧無聊之語然豈少卿之所宜道相知僕父子亡  
功德位將爵侯使僕身膏野草不辱先帝之命則  
吾竟不愧矣少卿云然而以漢爲負惠斯不亦  
遠乎今爲子計可以報先帝之恩除生降之耻請  
得孰數之幸少卿自爲計爾夫以子材勇絕人誠  
能奮其大辱劫單于之屈拔疆胡之幟揚威萬里  
之外橫草狼望之地然後還身報漢請伏浚稽之  
誅漢必難子竒子且裂地而封子矣此千載殊尤  
之績子之上計也卽計不得還踵則致死決戰以

彰前所爲隱忍不死者以此斯亦能見於天下號  
稱於來世次也亡意亦捐胡間出來歸乎委命  
闕下曰俘臣茲得歸骨於漢敢煩刑吏請戮於市  
則漢亦必不忍子必命子以故位奉先人之丘墓  
血食弗絕然後畜銳資士以圖後效其竭力無二  
則功名亦可議矣又次也夫朝過夕改取益非遠  
高山景行好仁在己其改不改間不容髮要其終  
始毫釐千里子不可不亟圖不可不早慮頃聞霍  
子孟遣任立政請子來歸子迺言吾已胡服歸恐



載辱噫嘻何言之誤昔春秋諱齊桓以功除罪先  
帝侯貳師遠征宥過當今漢已大赦子尙何虞書  
戒蠻夷猾夏詩云戎狄是膺惟子觀詩書所畏惡  
思春秋之定文上以完臣子之節而下慰朋友之  
情也尙將侍旃裘之君爲親信之臣沒世夷狄其  
心異域如使古人有知則何面目見先將軍地下  
哉遠望朔風致書萬里願少卿速來崇明德也武  
載拜

與張東越春元書

昨者伏辱傳示太府公諭意甚厚麀品微地卑何  
足以當之顧事之終始敢不因足下而一請教焉  
麀下第而南抱疾病良苦念以爲太府公下車未  
之謁也廼強起齋沐造門下已而兩陳生偶至遂  
俱謂門者門者云受命撤刺令諸生徑入謁麀付  
曰寧有不奉召謁耶則又謂門者若第入口白某  
生某生謁幸聽則召至庭中麀觀太府公無下引  
意而指廼諭麀庭叅麀卽又念太府公專城千里  
有君道徘徊恐失大體當是時不暇恤朋友之議



卽庭參跪而後拜於是引坐成禮而退居無幾何  
則譙讓四至蓋曰禮稱宗國循守有典刑吾輩受  
業 天子爲設師育之今鄉居則鄉大夫士也子  
老生不閑禮乎例非公事則不敢庭參今子庭參  
例引後堂或館中長揖而拜今子跪而拜於庭古  
不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子  
不畏友朋可也獨不慮宗國之典刑乎且太府公  
賢明仁恕子不奉之以周公下士之德而承之以  
末世從諛之儀異日者使上失恢恢有容之名下

負彌彌傲謾之累皆自子破舊例而始矣士亦欲  
砥節爾子徒闌茸者也麀俛而思仰而咨嗟徐而  
答曰麀誠闌茸者也顧以爲謙卑所以受善敦篤  
所以培德恭敬所以肅己斯之未能不敢不勉且  
麀學行不渝下中至詞賦小技迺昔賢所稱壯夫  
不爲者也是以歷事鴻洲公以至節菴公諸公嘗  
召置門下與論難疑義而面誨之而麀之執禮也  
惟謹又使麀侍宴會舉爵而誨之而麀之執禮也  
愈謹又往往造麀之廬而誨之而麀之執禮也愈



益謹今太府公諭磨廼教磨習貴賤之儀是以磨  
之執禮也又愈益謹夫前諸公之所以遇磨者非  
厚磨也直哀爲儒者之未成也而有不在磨者今  
公之所以遇磨者非薄磨也亦直哀爲儒者之未  
成也而有不在磨者磨一也遇何常之有哉是以  
鴻飛冥冥鵬徙乎南冥蟋蟀俟秋唵蟬出以陰  
鳳藏羽而龍隱鱗磨今者業已繫韁鎖於傳質伏  
軌躅於縉紳則自分負友朋明矣使磨不負友朋  
則進而獲罪於公今免於公則退而得過於友朋

詩云進退惟谷非磨之謂與然而公所以教我者  
在朝廷也友所以責我者居鄉黨也禮隨在而隆  
污者也隨時之義也且士亦烏可以不隨時士今  
日未仕也則將北面而臣乎治我者使士他日而  
仕也則亦將南面而君乎治於我者設此身以處  
之云何此磨之所以寧負朋友者也夫尊者制禮  
卑者循焉獨以君子謂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竊自  
恨太府公不布令於下車之日而敕教當鄙人磨  
之身是宜朋友之重誰讓磨也負謗獲戾奚辭乎



兄於麀通家兄弟也雅知麀憐麀知朋友之譙讓  
麀兄又素履方質直既已啓其端幸卒其義願大  
府公弘之以天地之量沐之以江海之澤崇大道  
而俯順人情脩至教而不變土俗以吐哺爲度以  
氣節養士使諸士樂有賢君而終以麀爲不肖也  
則幸甚則幸甚

上兵憲凌公書代諸兄弟作

蓋聞易設六位該天地之撰樂止五音括萬殊之  
曲何者操其要也是以勢之所加遇理必訕威之

所震眇道則窮伏惟明臺以聖人之學倡示學者  
以伊傅之才暫試兵事三載扞敵嫗息其勤至矣  
然而循法以儀天妙契於揆水諸生竊伏海壖慕  
仁明久矣敢不揚摧理道而但效訕上者爲哉謹  
因李父母所駁者而條陳之李父母謂吾守土爾  
樂成則不得業吾土爾又府中給而帖則吾土吾  
不得專不得專則不得吾職迺奪之帖及庫收諸  
生竊以爲詩有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顧相隸則  
有名轄郡郡轄邑耳故五邑土郡土也郡土省土



也省土王土也五邑生產常錯置焉其不能業省  
土者力限之非格於禁也宗家自先伯考成進士  
後卽籍永嘉蓋三十年餘矣且民之田宅得以私  
鬻而以券質今叢爾之山奉軍門明例遵本府帖  
文輸軍餉財用迺奪之帖則是以大郡之印文反  
不若閭閻之券質一何舛之甚也俗不稱乎邑父  
母郡祖父母不識父母尊乎祖父母尊乎在禮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則尊父之至也今有人焉王父  
愛之而私之金其父將順父之命乎抑將奪父之

命也而爲之子者必卻王父也待父命乎推此而  
摧輸在公其授受予奪可知已夫吾城中官地廨  
宇召佃者多矣大率從府中者什九府邑非有異  
也然而多從府中者亦上得以兼下之誼也故不  
摧輸給帖卽憲臺而不得私諸人苟摧輸給帖則  
不待鄉大夫而後能其業何者以法在不在也故  
愚妄意以爲守土猶云牧土也得職猶云得法也  
牧牛羊以不擾爲善牧斥其害牧者則牧法存而  
牛羊肥假今民山而故摧之官山而不奉摧此則



害牧者也而牧法行焉誰不俛首而帖服今宗家  
之請佃也奉勘訊之民無間言皆曰願如約栽植  
傭作諸民無間言皆曰願如約業予民曰入山必  
以時又無間言皆曰願如約不意木楸迄二載矣  
而豪奪者揣知風指一旦起而持械伐鉦聚徒豨  
勇訟勘抵山而猶挺擊不顧山木盡不足計倘貳  
殺人禍將何已若此豪者其真害牧者也李父母  
不惟不加斥且呵護之夫其人一旦能奪鄉大夫  
奉公已成之業此其力不細而又會歛衆貲號召

下輩以游者民邑中翻除大府之案此其能不薄  
而猥呼爲細民殆未可也法不迄豪奪而恩靳於  
斯文恐亦信法之過也李父母又謂此廼非老先  
生所知家奴爲之耳於是奴至者痛撻之撻已卽  
又曰此非家奴廼復逮繫若追亡命重爲做郡觀  
笑諺曰欲投鼠而忌噐若果以爲善諭也不當念  
及主乎且給帖當宋公祖治郡時今公祖視海上  
可以文上請也非家奴所能甚明然兄之心則李  
父母得之矣兄蓋恂恂謙抑周旋以盡禮者也藩



司大吏祿位三品而所衣敝袍所乘檐輿恬澹自  
居喜愠不形昨京回邑不遣隸則一輿獨行無夫  
役則行李自庸或言家人數被繩責者一切不問  
李父母意以爲安有如是廉靜者而乃佃山乎故  
曰得兄之心然不知兄之爲人雅有仲淹之志侯  
氏六親衆矣昨者祖居兵燹畧盡欲上狀則恐重  
諸將軍之辜不能卹則無以安族子弟之心於是  
族子弟多從郡中賃居居之而樵蘇之計始萌芽  
是山矣意亦以上充國餉下不失民樵族子弟因

賴以舉火於義頗得又素不欲爲名直以身當之  
而寧知事刺謬至此乎語云觀過知仁斯之謂矣  
兄旣在宦弱弟某粗知書義杜門省罪次姪某往  
應春宮餘守學不更事某等徒以先世節義垂緒  
詩禮繩武誠不任戮辱搯擊拊心不知所云欲進  
謁邑門懼蒙誅語之罪排解下隸恐抵拒捕之文  
是以出一旦之命待罪臺下聞之仁者不危人以  
要名智者不受譖以裁物李父母本伉直而輔之  
者非人也諸耆民詎有耆艾三老之德而如某某



龍門集卷十  
者尤豪猾因爲奸利若倚之公平是猶責盜跖以  
曾史之行也用是具錦騰文直枉錯迂民間切齒  
痛毒已深而宗家亦屢被傳致輒加箠詈念惟父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臣非不忠而君有不察蓋  
居是邦非其大夫君子弗爲服青衿而好犯上亦  
諸士之耻也人亦何必遠覽古傳循良請伏觀明  
臺秉鉞一方威於嚴父矣且猶恩踰慈母士民誰  
不愛戴畏服是以昔人稱用約而利博器淺而應  
玄誠恐斯理不明而終有意督過之也伏惟明臺

察而矜之則斯文幸甚幸甚



龍門集卷十一

四谷山人侯一麀

書下

與吳悟齋都諫

憶自己酉之秋得侍尊教一行去公則爲大諫議  
批逆鱗事業光偉震動天下乃磨私心欣欣爲斯  
道慶而不遐一謂其意後遂以貧病杜門不出者  
久矣故令先公暨令丈慕峯公之卒日月皆不及  
聞闕然鮮禮匍匐之誼愧恨何言尙冀來者或能



展誠於二公之墓耳昨亦山子歸悉尊意且辱賜書家兄自惟謏淺猥辱仁人之好爲惠甚厚顧家兄曩以時艱亦自疏屢矣適言者言家兄亦畧如家兄之自言也今逢 聖天子更化而輔相又甚賢而我公以正人君子又往佐之君子滿朝天下和平使猷猷得安於太平之日則 君相之賜厚矣此家兄所爲每用自歎自慰而竊亦其此區區者也人亦孰不欲其父兄之顯者惟麀小子無似而家兄每督之於道一飯之頃亦必講於審富貴安貧賤至於出處之際窮通之理要皆不敢負於心而離於義如亦山子所傳致誠識之而不敢忘也而亦非所敢幾也古人知己重於感恩公於麀家則可謂知己之至矣而又何俟他之云惟有稽首藏之而已人便敬此申復餘惟爲道自愛則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與項壻

人生內則夫婦父子外則翁壻恩至義重可以行志今世之翁壻非溺勢利則偏於情者也而余所



望於子者古之道也弱女行有日矣竊聞鮑宣梁  
鴻古之名賢而少君孟光庶幾婦道以子讀書素  
明但恐弱女未閒禮教聊一道耳余以爲禮莫大  
於親迎所以教婦順慎始之道也屆期子來導之  
堂室雅俗相參各惟其便至如揖轎女立男拜此  
非禮之甚者已命弱女恐老嫗輩無知耳鼓吹亦  
不當僭用或只存琴瑟小鼓以見雍穆意婦筵但  
遵會約如設看席空費往返子後造余亦不必施  
儀余亦不復張幣與其盛筵厚幣何如與子談道

德論文章若謂一生新婦必盛席爲恭何如室家  
和敬終身如賓乎尊君遠道稼穡艱難子爲震郎  
當先儉約有所行者必內稟尊堂外咨叔父不可  
任意好侈以損先大父之志夫所謂共挽鹿車更  
爲椎髻流傳于今以興嘆息彼昔人奢侈者非不  
多裝遣非不富而所傳者在此而不在彼亦可知  
已余比覺得儉約有益非爲營家乃以潤德迹似  
畜人實欲豐義假令筭利盡錙銖而狼藉於一享  
何如行仁於族黨而恩貸及貧民乎所有荆布小



前集卷之十一  
裝只遣一二老奴勿款酒席或與糲飯可也花紅  
等費若轎羨一切俗禮盡宜省去出自肝鬲言不  
敢爽

答悟齋都憲

語云同類相求徒虛言耳夫應龍之於蛭螾則不  
可以語于行也大鵬之於斥鷃則不可以語于飛  
也至人之於下士而亦不可以語于道也何也小  
大之辨知愚之分也久矣塵也顛蒙何宜塵忝而  
我公惠之大集視以傑作塵展玩之反覆之見其

微言而皆性命之奧也張設而皆黼黻之謨也謳  
吟而皆風雅之音也惜也素耳瓦缶而驟聆黃鍾  
習御毳褐而忽瞻衮冕此何異聾之無與於聞瞽  
之無與於觀也雖然下車相揖不忘戴笠非管蒯  
之無棄何簪履之猶存旣蒙眄睐之德敢忘咳唾  
之恩當時使至塵適南往不及還謝至今爲恨夫  
葵不恤緯而憂宗周龍溪爲而被嘲鴛何故而見  
赫所可幾者周公雖暫寔尾而侏儒行且夢日山  
中旋節知不久弭即時嚴寒伏惟爲國自愛幸甚



幸甚因便不悉亮之

彭氏分書

先弟江臯年四十未嗣也時仲某瞽尙未娶季棣  
軒舉兩子第廼取一而養之是爲珽也後側室吳  
舉女二歲適孕六月而第謁銓選則孕產是爲瑄  
也第選得通判僅數月致事歸不幸卒于途今珽  
已娶而瑄年亦十六矣珽讀不事事與庶母三人  
者頗不相安也則請析居食母曰然吾聞諸先君  
曰吾他日有子也則以祖遺田七畝五分與之珽

曰不然我嗣也嘗斬衰名先君志矣以律則當歸  
我半瑄曰不然志時瑄幼及二三婦人非所知也  
聞之昔先君志我先母陳缺嗣而不書者何也議  
不決棣軒廼起曰珽瑄皆非也先君養之非嗣而  
何且吾嘗聞先兄云我無子則不必言矣有子則  
量與珽也又吾兄治家艱嗇吾所親見今多取之  
則是負兄而害孤也於是姻友雲峯陳子四谷侯  
子少巖王子合族兄弟皆拜曰善哉議定矣夫珽  
已娶及居庠皆有費於公家而瑄未也且母諸及



庶母三人生有養後有事皆屬瑄也瑄姊未嫁又屬瑄也內祠事外姻友諸交際之禮又皆屬瑄也且江臯起貧而仕廉日月淺無所蓄貴今僅田二百畝則以五十畝與瑑而以一百五十畝與瑄屋亦量居瑑也餘屬瑄棣軒曰足矣夫古人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若此則律與禮合產亦畧相當而生者不愧死者不恨矣請著爲書書成而仲以警貧也有言又議曰夫以義起則茲與仲也迺除瑑分田三畝瑄四畝以養仲仲警貧也季不得以

爲例瑑嗣田也諸姪不得以爲例自今以往各務孝悌仁讓瑑順于母諸瑄謹事叔父與兄也宜以古之公藝今之鄭門爲法一門之內小大穆如嗟爾二子尙其敬聽之哉不然退有後言者坐以不孝田屋數具于左方 右書迺合族公議姻友詳酌皆以情理多緒勉余代筆讓者三矣而請者三已而念弱冠侍教江臯公嘗痛其仁不曼壽今見瑄也容貌宛見公也死者有知慰矣慰矣一宜書夫人諸及側室三人者同心苦節勩力儉勤凡人



得一已難今見四貞竊心敬之二宜書公弟棣軒  
此真長者保孤寡見其仁析田產見其義與余語  
諄諄乎體其兄之心也迺無一不依於天理人情  
有弟如此尚奚疑三宜書口語交構人情饗談咸  
謂得余一言而定迺余何愛潔名而不成人之美  
乎四宜書矣昔聖賢不避嫌而猶有疑者况余不  
毅而能免耶聊贅數語質之明神苟利纖微有如  
皎日

謝軍門啓代作

竊聞詔明德以懋官建元功而厚祿是以上公不  
績宜膺增秩之榮而末屬奚裨亦忝賜金之典蓋  
師中錫命無德不酬而幕下分功雖微必錄龍光  
快觀雀躍奚勝恭惟臺下將相兼資明良合德入  
朝相袞彰施五采以垂衣出鎮投戈默示三軍以  
偃武汰冗兵而人稱鳧藻節常餉而師詠芑薇肆  
今恩滲于閭閻振古風清乎海岳夙聞韜畧已決  
尊俎之籌一遣偏裨遂馘孤山之寇此皆續醴素  
推於士卒故令枉席舉厝於黎元咸云敬事之忠



允宜食邑之報者也顧其備員海郡叨與庸功心  
兢惕於四知篚冒承於三品錫從府帑恩自所天  
瞻仰台階又稽叅候僭申賀禮敬附謝私伏冀尊  
慈俯垂鑒宥某不任忭慰感激之深

答李翰峯儀部

麀聞應龍期於天飛終遠乎泥蟠和璧要爲世寶  
不韞夫石中明公向者固已躍天衢麗皇居且  
脩文砥節明道待時其日又矣何況身際聖明  
任列禁近譬猶運海一徙擊風萬里位何高而弗

躋功何施而弗裨然後翱翔蓬蒿者益見其卑爾  
奉別忽更歲月自分仰天發矢終無益於射故于  
耜秉耒思致力於耕小人謀生不過菽藿暇日適  
情聊寄書帙惟是身之未能脩也惕焉日有不足  
况然索處亦已久矣茲邑大夫胡公迴車下問兼  
致尊書讀之昔文侯擁篲於西河昭王陪乘于黍  
谷君子以爲爲夫道也乃麀奚德以堪之敝邑積  
困今得仁君惻怛之心已溢指顧卹瘼之恩必易  
及掌上風不遠奚俟膚陳乃公過計欲滅明助牛



刀耶因便僭復不盡欲云北羽南來願毋遐音

答葛百岡

夫美玉眎之拙工則鬱而弗彰明珠投之闇人則  
汚而不取何則至寶無朕至貴希知然則足下懷  
三握珠抱道希夷不遠千里惠我尺書諸刻大集  
發藻摘竒磨也鄙人亦何足以知之哉雖然蘊之  
蘭心而後發以華辭投之膠漆而乃合於墳簞雕  
虎不與清風期一嘯而自起應龍不與雲氣期一  
奮而俱飛神有感而必通理無著而不微豈必温

燠叙於平生貫躍擬乎鳧魚而後謂之交乎夫若  
下執事之求友則可謂有古之道矣蓋人有一言  
之幾乎道不以人而廢一行之幾乎義不以賤而  
棄惓惓焉若弗克見汲汲乎其欲引而納諸君子  
之域也是何其心之公而虛也厚躬而恕人也博  
取而篤與也所愧磨雖勉縛於密禮而行苦乎固  
滯方願學之未能奚在昔之可庶而執事者云云  
曾未之試是左右者誤足下足下爲徒譽也至於  
出處之際亦各其志磨豈不欲仕哉顧文不中程



時不我與誠不得不脩身而獨處耳足下豈可因  
於越而廢冠覩別者而棄履也方當明盛時足  
下勉之聞之珠玉好之則無經而至駿骨市之則  
絕足以招今以執事之好善其所以來天下者豈  
可量哉夫石以攻玉鹽可洗金蒙之一言亦或有  
合君子之心否耶因便陳謝不敢多云惟垂察幸  
甚

答張玄海

聞之稱物以衡接人用拙夫衡故平物莫能遁其

情拙故容人無弗致乎成斯君子之所以爲持平  
兼容之術也足下髻髮挺睿青衿蜚藻心淵思涌  
畧刻萬言譬猶龍驥一躍而千里寶劍立斷而無  
聲覲之者駭視聆之者傾聽矣詎意乃肯迴策駕  
而扣砥鉛刀忘西施之容而憐貧女之陋以不器  
之才而收一節之行長書巨麗發函燦爛獎借過  
情蚩拙奚堪但謂衣食居處騶從僅取無饑寒蔽  
風日給使令夫僅云者此真區區之心不識何自  
得之蓋自十稔以還寸心自休勉從拂耳不憚刺



骨采湔浮垢深割隱痛是以貧賤既狎富貴何加  
食糲茹蔬味同梁肉躡屩被緼衣比麗密陋巷蓬  
室居亦華堂減獲佃傭好踰便辟心苟甘之身安  
之矣人或弗堪已獨可耳然於足下雖甚傾慕乃  
未嘗數數也不識何自得之此真相知之言相信  
之深者是以竊恠足下何從便信之無疑向非持  
平兼容兩盡也而疇能衡世之若斯哉夫人情亦  
誰不願富貴顧時不我與道不易行若爲貧干祿  
吾亦未之能是以聊事耒耜之勤代馳騫之勞具

鷄黍之歡富鼎鍾之養此差可道耳乃若足下年  
富才高志節稜厲期於澤迄蒸黎功蓋當世豈可  
見山父之遁逸而習元凱之勵翼哉書不盡心聊  
復當面不備

謝叔川

夫柱洪流在砥石反頽風賴君子蓋砥石岌特立  
之操而君子懷違俗之貞甚哉俗習下流日益甚  
矣侈靡偷薄非一事矣乃磨以爲迫切於時則莫  
若婚姻之道也何也婚娶論財則裝遣難裝遣難



則棄女子棄女子則是人也而反豺虎之不若已  
豈不惑甚矣哉推原其故蓋在徒羨富貴而鄙陋  
貧賤相高麗美而詬病涼薄故富人之子多行閑  
闕之家而寒素之儒罕獲緡絲之匹且夫富家巨  
室百物溫厚其納聘也饒金重禮繁縟立辦其遣  
適也備貲多儀華麗易陳誇詡堂著傾動里巷弊  
也已久其無足恠奈何貧者企而效之至于稱貸  
以益聘鬻產以爲裝裝或弗稱貸或弗酬則門內  
交謔瑟琴背慝此家兄婚範之所以作也磨服膺

既久思見行事是以晚而頑兒冀得名門淑女弱  
女必予貧家秀士懷此有年天幸相之伏遇門下  
古貌古心質言質行守先太史之清節崇斯文之  
雅道故媒妁雖屢低昂而丈翁惟抱真實如請帖  
曰欲金牌納幣曰且毋庸凡諸彌文一切簡絀昨  
領面誨諄諄格言雖庾君之割茗曹氏之女誠亦  
曷以加將俾男家免浮靡之費而女氏惟荆布之  
便兩姓一心婚媾務實發自門下達乎邦人則侈  
習庶或可挽偷薄之風庶或可淳豈非大君



止已化俗之一道哉僭申陳謝仰惟台慈照之  
幸甚

再答翰峯公

天枝棲頗穩而雲翼在望河飲稍足而洋若無倪  
聲<sub>字</sub>拙衡門游心宇內感時思舊仰德懷人契濶  
滋甚鄉往滋深每出袖中尺書展玩如尊諭云百  
尺竿頭更進一步此真克己之誨刺骨之砭顧麀  
鄙薄何幸聞之語云目短自見以鏡觀面然鬚眉  
不正不過失容心術不正則至失身麀敢不以公

為心鏡而日孳孳乎迺若父母胡侯謂麀無所謁  
請以麀可者此仁君忠恕以人望人盛心也乃麀  
雖愚朽竊以為士行之常耳嘗覽昔人滅跡窮棲  
飲水茹薇而霜雪彌厲懷抱益冲何況麀未至寒  
微者哉公直當如前諭督之真所願爾茲某便僭  
候起居某雅慕至道茲獲執經惟公弘贊帝德以  
其餘教育英才斯自君子素所樂也相晤無期聊  
此當覲懷道自愛不任欵誠不備

寄翰峯公



昔禹畢謨虞且奭承周用能成垂衣之治紹卑服  
之功虞周之際於今媿盛仰惟 帝德方新臣工  
勵翼正海隅蒼生喁喁思望光被之日也我公位  
雖未登鼎足道實驤首群龍而我父母胡公茲復  
齊召同心比德出議入謨獻可替否譬之乘舟操  
楫共志畢力則功濟大川澤度元元矣慶也竊淑  
仰鑽遠蒙庇芾畝畝獲又采菽折芟分等編民樂  
同堯天迺不意誤蒙父母公見知每倦倦以及引  
為念固知示匠隳栝不棄枉木大冶鎔鑄罔問鑛

朴顧惟人微地卑無益於世雖乏自獻之才而頗  
有量已之識譬之腹背之毛終乏羽翮之用猥以  
管蒯之陋虛辱絲麻之眷有名無實必負所天是  
以愚心惴惴知其不可耳昔仲尼護子夏之短子  
急公切安之志以公遇慶豈云多讓願為敬謝知  
已勿復以慶為意庶仁君不失知人之明而小人  
亦免貪幸之誚矣臨楮陳情仰惟尊慈俯賜矧察  
不勝荷懼之情

復黃質山



龍門集卷十一  
卿梓師至辱惠書一何辭旨懇懇而存念勤勤  
乎大雅弘人謬加獎借愧非瑰士見知平子誰誤  
足下有損則哲念自長干締交道存目擊睽別以  
來忽忽廿載心雖馳于左右跡則限于吳越迺足  
一愛踰簪履仁存管蒯俾魚目廁近璵璠巴人悠  
揚白雪能不厚幸能不深愧拙集本不敢梓憶歲  
丁巳遊天雄遇晴山李公欲梓之僕固謝公曰何  
哉答以蚩鄙未學凡所述作筆不逮意鑽仰徒勤  
常若障吾前而不得通者去之數年復遇郡伯卓

峯戴公又欲携梓廣中僕對如前後二歲而遇隣  
火盡沒曩所爲文則昌黎之慚一夕燼滅而子雲  
少作無庸悔也迺梓師遠辱聊復覩顏雖爲木灾  
或堪甃覆豈敢望序引於士安希眄睇於匠石哉  
足下稟天然之質擅作者之場體與善之心弘兼  
愛之量其將指迷謬而教我歟抑亦發一笑而止  
歟師還奉答殊不次敬佇來音



--	--	--	--	--	--	--	--	--	--

目録

三







